



守望精神家園

——澳門申遺成功二十周年

吳志良

二十年前那個蟬鳴荔熟的七月，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金色徽章閃耀在澳門歷史城區時，這座承載四百餘年中西文明對話的城市，完成了自身文化身份的現代性建構。這場跨越世紀的守護之旅，始於民間智慧的覺醒，成於制度創新的實踐，更因一代代青年學子的薪火相傳而煥發新生。申遺成功二十周年之際，回望澳門基金會開展的幾項文化工程——從疫情期間的全民尋根之旅到校園裏的世遺種子計劃，再到持續三十載的知識傳播體系構建，我們看到的不僅是文化遺產的保護傳奇，更是一部活態的文化傳承史詩。

危機中的文化自覺

二〇〇三年的春天，SARS疫情讓這座最爾小城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。旅遊業停擺的表象之下，更深層的危機在於城市文化形象認同的動搖。當遊客的身影消失在媽閣廟的香火線繞中，當大三巴的石階不再迴盪旅人的足音，大家突然發現：若失去遊客凝視中的「東方蒙地卡羅」標籤，我們究竟該以何種面貌定義自己？

在這個關鍵點上，澳門基金會受行政長官指示，啟動「澳門情懷推廣計劃」。五千萬澳門元的投入，五十七項文化活動編織成密集的文化網絡：從「半天遊」重訪歷史街區，到「澳門知多啲」知識競賽喚醒集體記憶；從街頭藝術活化公共空間，到校園巡展播撒文化火種。最令人動容的是十七點一萬人次參與的社區導覽，在導遊的引領下重新丈量這片土地，教師在議事亭前地的石板路上講述鄭觀應的救國理想，學生在崗頂劇院的穹頂下觸摸洗星海

的赤子之心。

這種自下而上的文化覺醒，恰似葡式蛋撻在炭火中的完美蛻變——當傳統與現代在酥脆與綿軟的交織中達成平衡，澳門人終於找回那份屬於自己城市的文化DNA。數據顯示，活動期間當地消費環比增長百分之二十三，但更具價值的是市民文化自信心的指數級躍升。那些被歲月塵封的文化符號，重新成為連接過去與未來的文化密碼。

教育沃土上的世遺基因培育

成功申遺將澳門歷史城區推向前台的同時，也提出了新挑戰：如何讓年輕一代讀懂這份人類共同的遺產？從認知重構到情感共鳴，構建貫穿教育全過程的世遺教育體系，是必然的選擇。

「校園推廣計劃」是創新實踐：三百三十八名教師與四百八十七名學生組成的導賞員隊伍，經過二百一十六學時的系統培訓，將聖保祿學院的考古發現轉化為生動的課堂案例；六千零四十二名小學生繪製的創意地圖，顛覆了傳統歷史敘事的刻板模式；一萬四千九百九十二名中學生在文物建築中的沉浸式研學，催生了四十三份獲得「考察報告獎」的學術佳作。文化遺產不再是博物館櫥窗裏的標本，而是青少年認知世界的思維透鏡。

另一舉措是「校際問答比賽」的創新設計。當七十六支參賽隊伍圍繞「東望洋燈塔的光學原理」展開激辯，當決賽現場重現利瑪竇與徐光啟的跨文明對話，歷史不再是冰冷的時間軸，而是充滿思辨張力的思想實驗場。將文化遺產融入核心素養培育的探索，使得澳門學生在PISA測試中的人文素養指標連續五年領

跑大灣區。

知識傳播中的文化基因複製

如果說教育活動是精準的文化播種，那麼出版工程則是大規模的文化克隆。自二〇〇九年起陸續推出的「澳門知識叢書」與「華夏小精靈」系列，累計發行十多萬冊。在書店裏，《小城的時光之旅》總是擺在顯眼位置；在圖書館，各種繪本被反覆翻閱至捲邊。這些精心設計的知識載體，將複雜的文化遺產轉化為可感知的事實模塊，讓文化傳承突破時空限制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「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」與「歷史知識競賽」建立了常態化機制。每年數百份參賽作品和一百多隊參賽組別中，既有嶺南建築智慧的學術思考，也有古老地圖空間符號的文化解讀。這些記錄的不只是青少年的認知軌跡，更是文化基因在新年代中的重組與創新。

文化遺產的社會化轉型

數十年持續耕耘帶來的變化令人振奮：文化遺產不再是少數專家的研究對象，而是轉化

為全社會的文化資本。當花地瑪聖母像巡遊路線成為網紅打卡點，當哪吒廟的節慶民俗融入城市旅遊手冊，我們見證了文化生命力的釋放。二〇二二年，文化相關產業貢獻了GDP的百分之一，提供了一點四萬個就業崗位，開始了「保護中發展，發展中保護」的良性循環。

變化還發生在社會心理層面。當九〇後青年藝術工作者在鄭家大屋開設沉浸式劇場，當〇〇後UP主用短視頻解開東望洋炮台的軍事智慧，文化遺產保護已成為全民參與的創造性實踐。這種轉變印證了費孝通先生「各美其美，美人之美，美美與共，天下大同」的文化理想——在堅守文化根脈的同時，澳門以開放創新姿態書寫着新的文明敘事。

申遺成功二十周年之際，我們愈發清晰地認識到，文化遺產保護的本質是一場永不停息的文化煉金術，需要像守護靈魂般保存歷史記憶，更需要像鍛造刀劍般賦予其當代生命力。當新一代既能熟練背誦《盛世危言》的經典段落，又能用AR技術重現崗頂劇院的百年光影，這或許就是對「一國兩制」文化實踐的最好詮釋。

面向未來，需要繼續深耕這片文化沃土，讓每個澳門人都成為文化遺產的守護者、傳播者和創造者。正如媽閣廟前的香火終年不絕，只要文化血脈生生不息，這座城市就能永遠保持其獨特的文化魅力與蓬勃的生命力。這既是獻給申遺二十周年的最好禮物，也是開啟下一個文化黃金時代的莊嚴承諾。

◀澳門崗頂劇院。



隱世的石蛋

香港島東南部的石澳泳灘，水清沙幼，攀登海灘上的峭壁，是包括我在內不少人的喜好。乘坐九號雙層巴士，終點即

拉開了序幕。獅子追逐着羊群，猴子撩動烏龜，耗子爬上斑馬的後背。動物園裏噁噁喳喳、吵吵鬧鬧。動物之間相互訴說着白天的見聞。其語速有快有慢。有的倒豆子般，有的慢條斯理，有的像「小話癆」，有的是很好的聆聽者。

石蛋不是蛋，是花崗岩。地球構造學專家給我科普，地殼深處的火熱岩漿沿着地表的縫隙外溢，冷卻後的花崗岩永久靜止停留在地表。這一停留不知經歷了多少個日日夜夜。風、雨、雪，風沙、陽光、雷電，甚至皎潔的月光，無時無刻不注視着石蛋，盡其所能磨礪着石蛋的心性。大自然的匠心，如斧子、刀子和銼刀，在日月的交替中輪迴和救贖。縱然材質是花崗岩也罷，石頭的稜棱角角，終究抵擋不過歲月的留痕和打磨而越發圓潤。石蛋不是蛋，卻比蛋還要圓滑。

不知何時，苔蘚、地衣悄悄地爬上了石蛋的表面。凹凹凸凸的花崗岩表面有了一層淺淺的綠、淺淺的黃，淺黃交錯，毛茸茸的，萌萌的，可有可無的「皮膚衣」。正是這層皮膚衣，反襯石頭的堅韌，增添了石頭的柔情。

香港的石澳村屬於亞熱帶季風氣候。雪山、彩虹、飛鳥，藍天、雲朵下的阿勒泰屬乾旱和半乾旱區特定氣候的特定環境。一南一北，海洋與沙漠戈壁，氣候差異甚大，而石蛋在兩地竟毫無違和感，默默忍受着紫外線強、日照長，四季和晝夜溫差的各種挑戰。從來不懂「雪中送炭」的風此時輪番上陣，將風蝕後被崩解的物質迅速而果斷地帶走。阿勒泰登高爬低的大尾羊，在長大的歲月裏，見證石蛋蛻變的過程。石澳沙灘、石縫裏的螃蟹、沙蟲忙忙碌碌，懶得聽海浪的碎碎唸。

南北方層層疊疊、隱世的石蛋參差不齊，調皮的風從不同的角度侵襲、叨擾。阿勒泰的石蛋不堪折磨，逐漸形成口小肚大的石穴、石竈。石澳的石蛋直面颱風，越發堅忍。不經意間，石製植物園、動物園裏又增添了許多綠柱、小動物。大大小小的石蛋隔空對話，相互訴說着時空在它們身上留下的痕跡。南北方的石蛋不是石，也不是蛋，是一部不可磨滅的人類文明史。



遊人站在蘭桂坊的斜坡上，鼻子裏鑽進啤酒與咖喱魚蛋混雜的氣味。手機攝像頭誠然能記錄招牌的色彩，卻永遠無法傳遞那種潮濕空氣中飄盪的油膩與甜辣。科技再發達，也模擬不出汗水順着

背脊滑下時的黏膩感，或是高跟鞋在石板路上敲出的疼痛節奏。

旅遊之所以為旅遊，恰在於它的不可複製性。東京淺草寺的籤文握在手中時的粗糙觸感，曼谷夜市炭火烤蝦的煙熏刺痛眼睛——這些細微感受構成了旅行的血肉。科技扮演的角色，是縮短了出發地與目的地之間的距離，導航軟件讓人免於在異國街頭迷路的尷尬，翻譯應用化解了語言不通的窘迫。但這些都只是工具，如同登山杖之於登山者，終究代替不了雙腳丈量山路的體驗。

當代人陷入一種錯覺，以為在社交媒體上收集足夠多的景點照片，便等同於擁有了那些地方。於是出現了一種新型遊客：他們舉着自拍桿在景點前擺姿勢，卻很少用肉眼直接觀察眼前的景物；他們忙於修圖上傳，卻無暇品味口中的當地美食；這種旅遊，本質上是一種經過科技中介的間



那天於郊野漫步，聽林中鳥雀啼鳴，觀魚游於淵。時春草青翠，百花艷麗，峰巒密林蔥蘢，路徑幽曲。心想天道無為而萬物皆自生。人呢？古人認為「夫天者，人之始也……」人與自然也有些相似之處，比如天真無邪的嬰幼兒；具有真性情正直良善之人；或心無旁鶩漠視名利率性而變化的藝術家，後者對於藝術，猶如自然變化與自然生長的萬物般，似草必長；魚必游；鳥必鳴；花必盛開；厚積之雲必雨；季候之風必至；海之浪必頻頻湧退不息……

蒙田說過：「虛名浮譽是流轉人間最無用的假金幣，但是誰不是心甘情願用健康、休息和生命跟它們交換呢？」而各個地方都有喜歡做「出頭鳥」的人，他們為了別人口中的名聲與讚揚，可謂費盡心思，拚盡力氣。人如果太耿耿於所謂的名利，不斷地標榜、宣揚，為的是表現自己高人一等，實際上是非卑、不自信的表現。而且不停地唱高調，拔高自己的效果恰恰相反，不但遭人妒、招人嫌，還令一些真正有才華卻不屑於

真實之必要

接體驗，失去了本真的滋味。

香港的叮叮車是個好例子。遊客可以輕易在網絡上找到關於它的歷史介紹、高清圖片甚至虛擬乘坐體驗。但只有真正踏上那斑駁的鐵皮車廂，感受它轉彎時發出的吱呀聲響，聞到車廂裏混合了海風、機油與乘客體味的複雜氣息，才能理解這種交通工具何以成為香港的文化符號。科技永遠無法模擬的是：當叮叮車突然煞車時，你不得不抓住旁邊陌生人的手臂那一瞬間的尷尬與溫度。

深圳的「大策略」之所以成功，正是因為它懂得科技與真實的辯證關係。那裏的規劃者用科技手段提升遊客獲取信息的便利性，卻從未試圖用虛擬體驗替代真實接觸。華僑城創意園的AR導覽系統引導遊客發現牆上的塗鴉，但欣賞塗鴉的仍是遊客自己的眼睛；大鵬所城的數字博物館復原了古代海防



場景，但遊客腳下的青石板路卻是真實的明代遺存。

教育的誤區在於過分強調科技的萬能，卻忽視了培養感受真實的能力。孩子能熟練操作各種智能設備，卻可能分不清海風與山風的氣味差異；能說出世界各大城市的地標建築，卻未必能體會不同城市街角咖啡館的氛圍差別。這種感官的鈍化，恰恰是過度依賴科技中介的惡果。

真正的文旅融合，應當是用科技為真實體驗鋪路，而非用虛擬取代真實。當遊客站在太平山頂，手機可以告訴他眼前的建築歷史，但吹動他髮梢的晚風必須是真實的；當遊客走進黃大仙祠，應用軟件可以解釋求籤的步驟，但籤文在他掌心的重量感必須是真實的。

夜深時分的廟街夜市最能說明問題。手機鏡頭拍下的畫面再清晰，也記錄不下炒麵的鑊氣撲面而來的灼熱感，也保存不了算命先生搖籤筒時竹籤碰撞的清脆聲響，更無法複製站在人群中那種既孤獨又融入的微妙心境。這些感受之所以珍貴，正因為它們轉瞬即逝且無法數字化。

◀港島特色叮叮車。 資料圖片

論浮名虛譽

欺世盜名的人嗤之以鼻。況且過譽非好事，虛名實無益。認識自己的渺小，珍惜美好的時光，大概是具有正確思想的人的想法。關於人的虛名，無知者聞到羨慕不已，仁智而心胸寬廣者則一笑置之，而心胸狹窄的嫉妒者見了卻會心生難過及氣憤交加。羅素曾說：「嫉妒者不懂得從自己所擁有的東西中提取快樂，只是從別人擁有的東西裏提取痛苦。只要一有機會，就會想盡辦法剝奪別人的優勢，彷彿這樣做就能讓自己獲取這些優勢似的。一個人如果任由自己的嫉妒之情沉淪成災，就會給自己帶來致命的傷害。」邪惡的人往往因妒恨的煎熬而誹謗、造謠生事，千方百計為難阻擋他人，他們不是笨人，只可惜用錯了心思，浪費了自己寶貴的時間與心血。每個人對於虛榮各有看法，名利是一面明亮的鏡子，最能照見人的定力、人品與修為。

假如有人曾經於意料之外而得到成功，生活卻不再安定與平靜，滋生了許多煩惱與麻煩。人應該清靜悠閑地過自己喜歡的日子，除了應做的工作，應盡的責任外，閒來遊山玩水，或好書在手，佳釀一杯。看淡世事，淡然寧靜。這樣的人生才有樂趣可言，只有坦蕩的胸襟才能感受到快樂。而過於注

重別人眼中、口中的自己，即使因為得到一時的虛名而受寵若驚，不管怎樣得意忘形、沾沾自喜，然而別人真的或假的讚譽在那一刻已永遠過去了，愚者卻還在喜不自禁，認為自己高人一等而傲氣非凡，種下以後隱患的果。而且人的劣根性是多麼地根深蒂固，正如惹你生氣的話語及行為在那一刻已永遠過去了，但還是日夜被折磨着，更甚者還十年不忘，甚至一回想起來就氣憤，那就是不懂得饒人即是饒己。所以人在得意時最要謹防因驕傲而目中無人，或輕視、揶揄他人，或盛氣凌人、口出狂言，傷害他人的面子等等。有人可能忘了許多事，但不管時間過了多久，人一時的口德之失，早已成為對方心靈上一道難以抹去的傷痕。假如對方是個慎言謹行的人，只會避開去。倘若對方不是個具有一定的修持與忍耐包容的人呢？那損人者必遭人損之……

總之，說了這麼多，只是想說，空的麥子才把頭翹得老高，飽滿的麥子是低頭的，即使勁風拂來，也只是低頭向滋養它生長的大地致意呢。而在越學越知道自己不足的人那裏，浮名虛譽有時只是像一陣風瞬間拂過心靈而已。正如：「情知萬法本來空，猶將心緒奉八風。」